

爱

落

纯真年代的爱情纪念币

列那 / 主编

地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落一地 / 列那主编.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4.1
ISBN 7-80187-191-X

I. 爱... II. 列...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4098 号

爱 落 一 地

编 者: 列 那

策 划: 本位风行

责任编辑: 池 倩

特约编辑: 列 那 双 城

装帧设计: 风行工作室

责任印制: 李一鸣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 68996304 (010) 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 68995968 (010) 68998733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印 刷: 北京市金红发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90 千

印 张: 9.5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87-191-X / 1·073

定 价: 18.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代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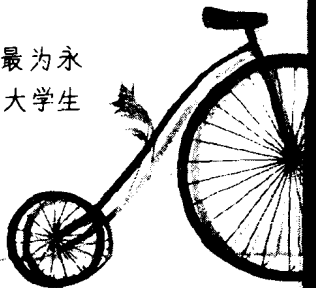
列那

在大话西游里，紫霞对至尊宝说，不如我们马上开始这一段爱情吧。

在真实的校园生活中，我们的浪漫故事也日日上演，经久不衰。爱情的脸孔就像是隔夜的花朵，总在宿舍的窗边张望，散发着撩人的暗香，却在清晨来临的时候，悄然消逝。那个穿白衣的少年，那个扎马尾的女生，那些林荫道自习室图书馆和湖边小路，那盏宿舍楼前永不熄灭的昏黄路灯，都记录着见证着怀念着我们的爱恋。只有爱情的脸，从我们熟悉的街角缺席。

那就仿佛，是爱落了一地，我们却已经走得太远。

如果要问大学校园里什么主题最为永恒，那一定就是爱情。这是一本记录大学生





爱情的书，也是一本大学学子们写给自己的日记。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孩子用笔用心去记录自己的故事，那些不能忘记却散落一地的爱情故事。它们来自校园里的自习室，图书馆，宿舍里那只破旧的电话，叮当作响的手机和我们面前睁大眼睛的电脑，它们也许是普通的、零碎的、细腻的、简约的，却有着无法言说的真诚和感伤。你在用心读过以后也许会些许地落寞，也许会微微地心酸，也许会释然地一笑，也许会在走过白衣飘飘的年代以后依然挂念。无论如何，这些文字是在物质繁华和人山人海的喧嚣背后，留在纯真年代里最后的纪念币。你把它抛起，给自己许个愿，看看哪一面会朝上，看看是谁在唱我们熟悉的老歌，是谁在撩拨我们的心弦。

所有这些，只等着你找到一个安静的角落，一杯散发清香的茉莉热茶，一盏橙黄的9W台灯，然后把我们的和你的心情都摊开在记忆的窗边，一起去看看爱情的脸。

一、似水流年

北京爱情故事 / 3

最温柔的陷阱 / 11

我听见幸福膨胀的声音 / 21

二月底（他） / 27

二月底（她） / 31

五月 / 35

白色朵朵绿色天 / 53



二、给自己的情书

清华的三道门 / 59

盛世之华 / 69

弹吉他的男生和京的影子 / 83

低糖时期 / 91

花开十年 / 97

与爱情擦身而过 / 105



三、触不到的恋人

过完整个夏天 / 117

无名指症状 / 131

艾伟，我们认识吗？ / 149

东北偏北 / 157





四、爱落一地

爱上自己的爱 / 175

说好,只谈一场六个月的恋爱 / 197

给我唱过的爱情 / 233

花期 / 241

不变的仓惶的眼 / 251

爱落一地 / 261

天堂里有没有车来车往 / 269

似水 年华



爱情路过的时候，
我们一无所知，

仿佛流水滑过皮肤，
湿润的

只是我们敏感的神经末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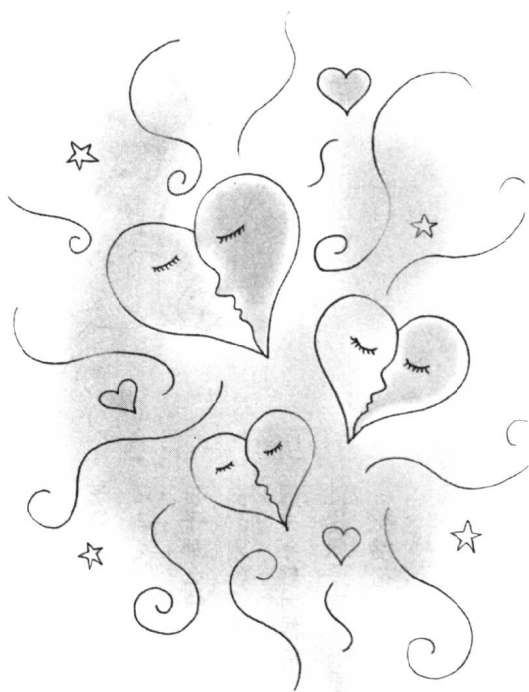
日子那么快，

长了又短，短了又长，

原来年轻时候的年轻爱情，

注定只是夹在书里的

一瓣樱花。



北京爱情故事

狐狸乌鸦 / 文

我认识舒雅的时候，我在北京大学，她在林业大学。那个时候我已经大四，生活无忧无虑。

或许是因为我这人有些玩世不恭吧，不仅对什么事情都满不在乎，而且也没有什么理想没有什么追求，跟谁说话都是一点儿正经没有。所以我的朋友都说我样的人不配有爱情，我只配整天守着自己那点爱好在大学校园里面浑浑噩噩，无所事事。甚至还有位好朋友对我说，或许我这样的人只有不交女朋友才是对这个世界最完美的交待，倘若真的有一天哪个女孩子看上了我，那么她可真是不幸。

我当然不会同意他们所有人对我的看法。

在那些荷尔蒙分泌旺盛的日子里，我们这些初长成的男人总是会对着漂亮女孩产生莫大的兴趣，在我身边的朋友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女朋友，甚至有的还不只一个，仔细想想单身的就只剩我一个了，其实我也挺着急，二十三岁了，我怎么可能还会不想有一份爱情？

也许是我没有经验，那时候我只喜欢微笑，就那样看着别人恋爱，看着他们被女孩子迷得团团乱转、神魂颠倒。我在等待，我总觉得属于我的爱情总有一天会从天而降，在一个最不经意的时刻给我一个最浪漫的惊喜。

我有时真的搞不懂为什么女孩子们就能把我们这些男



智的青年迷得像傻瓜一样，我一直以为我会一直理智，直到有一天我认识了舒雅。

当时我喜欢上网，每天晚上我都会到网上找别人聊天，我不得不承认当时我确实是迷上了那种浪漫的虚拟，我喜欢那种跟陌生人毫无顾忌说话的感觉。舒雅是一个幼稚得让你无法拒绝的女孩子，她所讲的那些可爱的话足够使我这样神智清醒的男人立刻患上糖尿病，我一直以为她只是个小女孩，而且就只是处于那种刚从幼儿园小班毕业的状态，如果不是她偶尔还给我打上几句复杂的英语，我绝不会想到她竟是林业大学二年级的女生。

我很善良而且心软，遇上可爱和弱小的东西总会不由自主地靠近和主动呵护，所有的错误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我竟然愿意跟一个幼稚的女孩互通电话。第一次听到舒雅声音的时候我更加怀疑她到底是不是林业大学的学生，她的声音竟也是那么幼稚，夸张一点说，我当时最大的欲望就是想去买根棒棒糖塞在她嘴里。

如果有人说我虚伪我想我现在一定不会反对，跟舒雅认识不到两个星期，我竟然发现我对她有了某种感情，当然我绝不会承认这种感情是爱情，我自以为我还会糊涂到选择这样一个幼稚的女孩的地步。可是当我仔细琢磨什么感情才能称之为爱情的时候，我又怀疑我是不是爱上了这个可爱的女孩，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对舒雅说，要不我们什么时候见一面吧，我想看看你到底是什么样子。舒雅在电话那一端呵呵地笑，你不是说我幼稚么？

我把见面的地点选择在麦当劳快餐店，那里人多，分不清情侣或朋友，更重要的是，最低限度我只要花钱买一杯可乐就可以解决全部问题。

第一次见到舒雅的时候她跟我的想象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她走到我面前的时候竟然还真的抿着嘴，这跟我构思之中的分毫不差，我在心里莫名地开心着——她竟也是漂亮的。舒雅没有我想象中的羞涩，径直地走到我的面前对我说，你就是王小军。我说你就是舒雅。她笑了。

我们要了两杯热巧克力奶在二楼最边上的小桌坐了下来，她把手放在两个腿之间夹着，用嘴去含着那个插在杯子里面的吸管，我说你就不怕烫了嘴么？她冲我一撇嘴。我问她你在林大学什么，学种树还是学栽培水稻？她笑着说你在北大学什么，学怎么说中国话么？

跟舒雅那样的女孩讲话不怎么需要动脑筋，事实上你也动不了脑筋——她那样天真，你若是动了脑筋想说些深沉的东西，你同时也一定感到自己虚伪无比，粗陋不堪。你只要把她当成一个幼儿园的孩子哄着就行了，而且你只能说废话，你根本没有办法把话题往某些深刻的地方引，比如文学、音乐什么的，你根本没有办法在她的微笑之中谈及这些东西。

那天我们没有坐太多时间，因为我确实另外还有事情，一杯奶喝完我就说今天见到你挺开心的，你和我想象中的小女孩一模一样。她立刻娇笑着说，那要不要我叫你哥哥呢？我立刻也笑了起来，我说你叫吧，叫了下次还请你喝巧克力奶。她看着我说，我才不叫呢，下次我请你好啦。

出了门我把舒雅送上了公交车，一个人站在那儿痴痴地想，捡了一个小妹妹。

那天晚上舒雅跟我在电话里聊了很长时间，我知道我对她并不反感，只是印象之中一直觉得她太小，所以从未想过会跟她走上爱情之路。舒雅好像也和以前一样，没





有什么改变，仍然说着一样的话，一样的可爱。

如果说我们打很长时间电话是可以解释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还约了一块儿在下个星期六出去玩就显得有些情不自禁地别有用心了。我的朋友很诧异我竟然能和谁在电话里面聊那么长时间，我也诧异——舒雅的电话确实拿起来就放不下，她是那么可爱。

舒雅有一台廉价的傻瓜相机，后来每一次我们一块儿出去她总带着，我曾经多次要求下一次再去玩的时候由我带上一个好相机，可她总是坚持说不要，她说就用她的，拍照片只要能分得清谁和谁就行了，又不是专业摄影。我一听她说的也有道理，而且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就依她了。那几个月我们拍了许多照片，有段时间我都感到自己买不起胶卷了，她到哪儿都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拿起相机就照，我从没见过比她更能浪费胶卷的。每次都是我买胶卷然后她拿回去洗，反正无论我买多少她都能在一天内拍完。照片洗出来之后她挑其中的一部分给我，她自己的或我的，也有我们在一起的。我把那些照片都放在一个信封里，无聊的时候也拿出来看看，竟然发现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是那么开心。

我想这个世界的男人女人大概都是这样的，孤男寡女总在一起必定会产生点什么感情。那时候几乎每个周末我都是和舒雅一起过的，一到星期五，不是她打电话约我就是我打电话约她，这好像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一旦周末来临就会不由自主，知道自己已经把接下来的两天交给了另外一个人。或者，我们也已经习惯了相互依赖。

我和舒雅几乎转遍了北京市区所有能够到达的地方，甚至有一回在她的要求和撒娇下，我们还去了趟密云水库。

在颐和园的一个亭子里我终于吻了舒雅，传说中的初吻。后来我对这件事的解释是这样的：那时我们靠在一起跪在凳子上看水里面的鱼，我并不知道我们的脸已经贴得那么近，等她也发现了我们的距离有些太离谱的时候，我已经吻了她。换句话说，我不是故意的。她可真是个小女孩，那天她的脸红了很长时间，一直都羞涩着不敢跟我说话，我只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领着她继续到处乱转，假装镇定。

因为一路上都没有说话谁也不想先开口，所以那天我送她到林大下车的时候只好又吻了她。这一回我承认我是故意的，当然我也承担了后果——从那以后我不得不经常吻她，她说她喜欢我吻她。

现在全北京都知道王小军谈恋爱了，他的女朋友叫舒雅，是个未成年少女。我一直想给他们解释舒雅其实是林大的学生，可就是没一个人相信我。

那个寒假舒雅回广西，我回江苏，送舒雅上火车的时候我告诉她她是我惟一爱着的女孩子，舒雅哭了，她说她到了家会想我，我也有点想哭，但我不能哭出来，因为我是男人。我真舍不得她离我而去，周末的时候没有她陪我我一定会若有所失。我说舒雅我回家也会想你的，不要哭了，过了年我们就又到一起了，我们还一起去拍照片。舒雅哭着上了车，贴在车窗上摆着小手，我心疼不已。

我和朋友一块儿在北京呆了三天之后才回家，我到家的時候我妈告诉我有个女孩打过好几次电话了，问我是谁，我说是刚认识的女朋友，我妈说年纪轻轻就谈女朋友，不学好。

打电话，或者在网上聊天，我和舒雅像一对断肠的恋





人彼此诉说着自己的思念，我不知道我怎么就变得这么婆婆妈妈，我一直以为我是那种银幕中的硬汉，这一生都不会儿女情长，可我还是陷进去了，只因为舒雅这个可爱的女孩。她说我想你我想你，天天都想你。我说我也是我也是。

一个月的假期没到我就对舒雅说咱们回北京吧，我想你，必须立刻见到你。舒雅说我也想你，我明天就走，我到北京等你。

因为舒雅是坐飞机过去的，而我是坐火车，所以我到北京的时候舒雅已经等了两天。我一下火车就打电话到她寝室，她一接电话就哭了，说我把她一个人丢在北京不管她，让她一个人在北京孤零零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解释才好，我说舒雅不哭舒雅不哭，我马上就到了。我直接从车站打车去了林大，到了她宿舍楼她死活不肯下来见我，说也要让我知道这种滋味，我哭笑不得，那女生楼的大妈不让男生上去，我在她楼下急得直转，频频打电话认错也无济于事，她就是咬定我一点也不关心她。

舒雅从楼上下来的时候我已经累得不行，因为几夜没睡好觉，一个皮箱还拖在后面，所以看上去疲惫不堪。她一见我的样子抱着我就哭，一边哭一边打我，说她再也不任性了，我吻她，我说舒雅我爱你。除了我爱你我真的不知道还能对她说什么。

那天晚上舒雅没有回去，她跟我回了北大。我寝室的几位兄弟都还没有来，只有我一个人，而且男生宿舍的管理不是很严，所以我和舒雅决定就在北大过夜。因为一路上的疲惫，我简单地洗了脚就爬上床想休息，本来舒雅说好了住在另外一张床上的，这时候她也跟着爬到我身边，

她说要抱着我睡觉。我心跳有些加快，但也没有拒绝她。那晚上舒雅抱着我不停地说着话，轻轻地讲一些思念的话语，到底讲了多久我也不知道，我比她更早地睡了。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发生什么，完全纯洁的，至多就是醒来时候我发现我的手放在她的身上。或者在梦中我曾经抚摸过她吧，我不知道。舒雅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我，又抱紧我，嘴里哼哼着，像个调皮的小猫。我吻她，一起在那个窄窄的床上打闹嬉笑。

把女同学带到宿舍楼过夜如果被发现是要被处分甚至退学的，白天的时候我想起这个事情感到有些后怕，幸亏昨晚没人来检查。舒雅说那我们一起到外面去住吧，租个房子。我冲她笑。那天晚上我们都比较开心，在外面玩了很久，等我送她回林大的时候她们宿舍楼已经关了门，我想去叫管理员，舒雅拉住我说不行，说如果被发现了她可能要挨处分。

于是，我只好又铤而走险让她住北大。后来我再去回想那天晚上的情形，好像我和舒雅都是事先就有企图的。她很兴奋，我也是。

舒雅说，我爱你，你永远也不要离开我。我抱着她，我说我也爱你，我永远也不离开你。

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我和舒雅在二里庄租了房子住在一起，我们开始学着过两个人的生活，幸福、高兴、疯狂、生气、伤心、赌气、沮丧和发愁。

现在，我在南宁有了一份固定的工作，舒雅在柳州。本来我也要跟她一块儿去柳州的，但舒雅说要和我分开一段时间，如果分开了一段时间后我还能继续爱她，她就在明年她生日的时候嫁给我。其实，舒雅她根本就不需要这

